

S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颗星球
PLANE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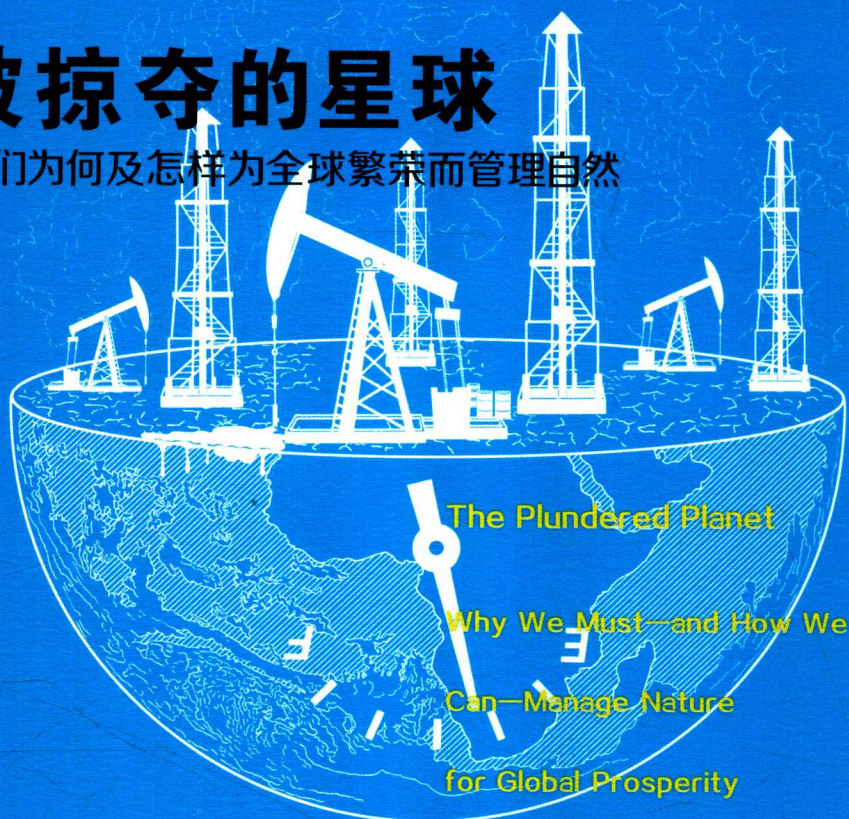
刘东 主编

[英] 保罗·科利尔 (Paul Collier) 著

姜智芹 王佳存 译

被掠夺的星球

我们为何及怎样为全球繁荣而管理自然



作者对最底层的十亿人的前景极富洞见：他们在产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利益与我们休戚相关。在这本书中，作者致力于研究地球自然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复杂机遇、挑战和风险，同时帮助我们用最底层的十亿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颗星球
PLANET

刘 东 主编

被掠夺的星球

我们为何及怎样为全球繁荣而管理自然

[英] 保罗·科利尔 (Paul Collier) 著

姜智芹 王佳存 译

The Plundered Planet

Why We Must—and How We

Can—Manage Nature

for Global Prosperit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掠夺的星球/(英) 保罗·科利尔著;姜智芹,
王佳存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3
(同一颗星球/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Plundered Planet: Why We Must—
and How We Can—Manage Nature for Global
Prosperity
ISBN 978-7-214-20657-2

I. ①被… II. ①保… ②姜… ③王… III. ①自然资
源保护—环境保护—研究 IV. ①X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8838 号

The Plundered Planet: Why We Must—and How We Can—Manage Nature for Global
Prosperity by Paul Collier
Copyright © 2010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7-170

书 名 被掠夺的星球:我们为何及怎样为全球繁荣而管理自然

著 者	[英]保罗·科利尔
译 者	姜智芹 王佳存
项 目 统 筹	戴宁宁
责 任 编 辑	戴宁宁
特 约 编 辑	李晓爽
责 任 监 制	陈晓明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0657-2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斯蒂芬妮(1岁)和亚历山大(3岁),两个孩子将继续我们遗留的自然资产和自然责任。对于当下自然界的混乱,他们已经多少知道了一点。

总 序

这套书的选题,我已经默默准备很多年了,就连眼下的这篇总序,也是早在六年前就已起草了。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当代中国遭遇的环境危机,都绝对是最让自己长期忧心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说,这种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由于更涉及长时段的阴影,就比任何单纯人世的腐恶,更让自己愁肠百结、夜不成寐,因为它注定会带来更为深重的,甚至就根本无法再挽回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治哲学所能关心的,还只是在一代人中间的公平问题,那么生态哲学所要关切的,则属于更加长远的代际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偏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只因为日益膨胀的消费物欲,就把原应递相授受、永续共享的家园,糟蹋成了永远无法修复的、连物种也已大都灭绝的环境,那么,我们还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我们又让子孙后代去到哪里安身?

正因为这样,早从尚且不管不顾的上世纪末,我就在大声疾呼这方面的“观念转变”了:“……作为一个鲜明而典型的案例,剥夺了起码生趣的大气污染,挥之不去地刺痛着我们:其实现代性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离我们还远,而是构成了身边的基本事实——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都早已被大多数国民所体认,被陡然上升的死亡率所证实。准此,它就不可能再被轻轻放过,而必须被投以全力的警觉,就像当年全力捍卫‘改革’时一样。”^①

① 刘东:《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理论与心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的确,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有毒雾霾,乃至危如累卵的整个生态,作为长期惯于书斋生活的学者,除了去束手或搓手之外,要是觉得还能做点什么的话,也无非是去推动新一轮的阅读,以增强全体国民、首先是知识群体的环境意识,唤醒他们对于自身行为的责任伦理,激活他们对于文明规则的从头反思。——无论如何,正是鉴于中外心智的下述反差,就更增强了这种阅读的紧迫性:几乎全世界的环境主义者,都属于人文类型的学者,而唯独中国本身的环保专家,却基本都属于科学主义者。正由于这样,这些人总是误以为,只要能用上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就准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由科技“进步”所造成的;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却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入手,可那方面又谈不上什么“进步”,只有思想观念的幡然改变。

幸而,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红尘中,还总有几位谈得来的出版家,能跟自己结成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们借助于这样的合作,也已经打造过不少的丛书品牌,包括那套同样由江苏人民社印行的、卷帙浩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事实上,也正是在那个丛书中,我们已经推出了聚焦中国环境的子系列,包括那本触目惊心的《一江黑水》,也包括那本广受好评的《大象的退却》……不过,我和出版社的同事都觉得,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另做一套更加专门的丛书,来译介国际上研究环境历史与生态危机的主流著作。也就是说,正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促使我们更要去超越民族国家的疆域,以便从“全球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待当代中国由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这种高瞻远瞩的“全球史”立场,足以提升起我们自己的眼光,去把地表上的每个典型的环境案例,都看成整个地球家园的有机脉动。——那不单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案例中,找到一些珍贵的教训与手段,还更意味着,我们跟生活在那些国家的人类,根本就是在共享着“同一个”家园,从而也就必须共担起沉重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中国的尖锐环境危机,就远不止是严重的中国问题,还属于更加深远的世界性难题。一方面,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那些非西方社会其实只是在受到西方冲击并且纷纷效法西方以后,其生存

环境才变得如此恶劣。因此，在迄今为止的文明进程中，最不公平的历史事实之一是，原本产自某一文明内部的恶果，竟要由所有其他文明来痛苦地承受……”^①而另一方面，也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当代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失衡，又转而加剧了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甚至，从任何有限国度来认定的高速发展，只要再换从全球史的视野来观察，就有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态灾难。

正因为这样，只去强调“全球意识”都还嫌不够，因为那样的地球表象跟我们太过贴近，使人们往往会鼠目寸光地看到，那个球体不过就是更加新颖的商机，或者更加开阔的商战市场。所以，必须更上一层地去提倡“星球意识”，让全人类都能从更高的视点上看到，我们都是居住在“同一颗星球”上的。由此一来，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被选择到这套译丛里的著作，不光能增进有关自然史的丰富知识，还更能唤起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感，以及拯救这个唯一家园的危机感。——的确，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再重要不过了，否则即使耳边充满了危急的报导，人们也仍然有可能对之充耳不闻；甚至，还有人专门喜欢到电影院里，去欣赏刻意编造这些祸殃的灾难片，而且其中的毁灭场面越是惨不忍睹，他们就越是愿意乐呵呵地为之掏钱。这到底是麻木还是疯狂呢，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么说，从更加开阔的“星球意识”出发，我们还是要借这套书去尖锐地提醒，整个人类正搭乘着这颗星球，或曰正驾驶着这颗星球，来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或已是最后的“十字路口”！我们当然也有可能，由于心念一转而做出生活方式的转变，那或许就将是最后的转机与生机了。不过，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依我看恐怕是更有可能——不管不顾地懵懵懂懂下去，沿着心理的惯性而“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人类自身的万劫不复。——而无论选择了什么，我们都必须在事先就意识到，在我们将要做出的历史选择中，总是凝聚着对于后世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像“击鼓传花”一般地，把

① 刘东：《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理论与心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手中的危机像烫手山芋一样地传递下去,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有可能再无容身之地了。而在这样的意义上,在我们将要做出的历史选择中,也同样凝聚着对于整个人类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执迷与沉湎其中,现代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曾因智能而骄傲的物种,到了归零之后的、重新开始的地质年代中,就完全有可能因为自身的缺乏远见,而沦为一种遥远和虚缈的传说,就像如今流传的恐龙灭绝的故事一样……

2004年,正是怀着这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我在受命为《世界文化报告》之“中国部分”所写的提纲中,强烈发出了“重估发展蓝图”的呼吁——“现在,面对由于短视的和缺乏社会蓝图的发展所带来的、同样是积重难返的问题,中国肯定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必须以当年讨论‘真理标准’的热情和规模,在全体公民中间展开一场有关‘发展模式’的民主讨论。这场讨论理应关照到存在于人口与资源、眼前与未来、保护与发展等一系列尖锐矛盾。从而,这场讨论也理应为今后的国策制订和资源配置,提供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① 2014年,还是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又在清华园里特别开设的课堂上,继续提出了“寻找发展模式”的呼吁:“如果我们不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发展模式’,而只是在盲目追随当今这种传自西方的、对于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那么,人们也许会在很近的将来就发现,这种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超高速发展,终将演变成一次波及全世界的灾难性盲动。”^②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对于这颗“星球”的自觉意识中,首先把胸次和襟抱给高高地提升起来。正像在面对一幅需要凝神观赏的画作那样,我们在当下这个很可能会迷失的瞬间,也必须从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日常营生中,大大地后退一步并默默地驻足一刻,以便用更富距离感和更加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回顾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历

① 刘东:《中国文化与全球化》,载《中国学术》,第19—20期合辑。

② 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史,也从头来检讨已把我们带到了“此时此地”的文明规则。而这样的一种眼光,也就迥然不同于以往匍匐于地面的观看,它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眼界给带往太空,像那些有幸腾空而起的宇航员一样,惊喜地回望这颗被蔚蓝大海所覆盖的美丽星球,从而对我们的家园产生新颖的宇宙意识,并且从这种宽阔的宇宙意识中,油然地升腾起对于环境的珍惜与挚爱。——是啊,正因为这种由后退一步所看到的壮阔景观,对于全体人类来说,甚至对于世上的所有物种来说,他们都必须更加学会分享与共享、珍惜与挚爱、高远与开阔;而且,不管未来文明的规则将是怎样的,它都首先必须是这样的。

我们就只有这样一个家园,——让我们救救这颗“唯一的星球”吧!

刘东

2018年3月15日改定

前 言

在我长大成人之前，人们对大自然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今天，我们对自然界管理上的失误，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关于大自然管理失误的文章，博客中比比皆是，各类会议也聚焦于此，“环境研究”被安排在学校课程表的显要位置。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门课程被称为“自然研究”，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瞌睡中度过的。到了大学，当其他人关注自然界混乱无序的状态时，我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全球贫困和凄惨生活的悲剧上。我的父母没有遇到我有幸遇到的机会。在全球贫困中，我也明显地看到了那些同样缺失的机会。

环境保护主义看起来是那些把经济繁荣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的嗜好。恢复环境秩序和消除全球贫困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毋庸置疑的两大挑战。每一个挑战都有自己的拥护者，而且两大挑战的拥护者之间经常是相互对立的。发达国家的很多环保主义者警惕着全球繁荣的扩展，认为那样会毁灭我们的星球；与此相反的是，在更加贫困的国家，特别是最底层的十亿人，很多都警惕着环保主义，把它看作富裕国家要撤掉发展梯子的企图。我的观点有些保守，我认为自然是重要的。本书反映了我自己试图将追求全球繁荣与采取伦理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统一起来的研究历程。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所言，在两者之中任何一个挑战面前失败了，我们就都失败了。如果我们任由自然混乱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就会影响消除全球贫困；但是，如果我们任由世界上某个地区继续边缘化，就会影响恢复自然秩序所依赖的合作。这两个目标是被某种东西有机地连在一起的，

这种东西甚至比共同失败的威胁更大。自然是最贫困国家的核心资产,如果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就会推动经济和社会繁荣的进程。但是,对繁荣的渴求正在加速对自然的掠夺。自然的有序也即对自然进行负责任的管理,能够带来繁荣,但是只强调繁荣是带不来自然的有序的。

目前,繁荣和掠夺之间的紧张形势显而易见。世界对原材料贪得无厌的需求,已经推高了自然资源和粮食的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需要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来平抑高企的价格。反过来,价格升高又引发新一轮对非洲资源的抢夺,使得大量资本涌入非洲。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的巨人,也来到了非洲,不过没有殖民主义的企图。的确,很多拥有最底层十亿人口的国家长期以来把中国看作同盟军。但是,在富裕国家看来,中国染指非洲,不仅仅是增加了不受欢迎的竞争,而且对削弱国际社会改革非洲矿藏工业的努力带来威胁,非洲几十年来在治理方面一直存在着腐败和盘剥。中国国家主席访问非洲,带去的信息是“我们不问任何问题”。中国最后真的能将最底层的十亿人从殖民主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吗?还是将他们再次推向耻辱的过去?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在国外购买资源,另一方面在国内通过自己工业的发展排放二氧化碳。在今后的 20 年时间里,中国计划每年都建设更多的发电站,比英国所有的发电站都多。碳排放带来的威胁是让地球过热。但是,这种威胁已经变成了赚钱的生意。在新的清洁发展机制下(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中国的企业如果不排放更多的碳,就会得到经费,这种资金看起来就像是保护费,让人很是不安。但是,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角度看,最富裕国家关于污染的迟来的忧虑是很虚伪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只是做着富裕国家已经做过的事。如果富裕国家想要他们不那样做,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成本。

在富裕国家,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和气候恶化的不断严重,给人带来似乎要上演世界末日的阴影。浪漫主义者相信,我们必须极大地

改变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大幅度地减少消费。对于这些浪漫主义者来说，以下就是人们要面临的结果，那就是，全球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受到报应，淹没在自身的矛盾之中。从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到街头抗议者，他们都倡导和期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未来，希望人类退回到以前的田园生活中。未来的生活方式将是有机的、综合的、自给自足的、本土化的和小规模的。我们不仅要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还要扪心自问，深刻反思，给世界上的其他人予以补偿，因为我们破坏了自然，因为我们使得我们的星球变得过热。

与浪漫主义者相对立的，是那些罔顾现实或逃避现实的人。如果说必定要争夺自然资源，那么重要的事情是赢得这场资源争夺战。如果在治理上仓皇失措，资源开发的合同将会拱手让给中国。我们限制碳排放会无意间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气候也可能不会恶化下去，退一万步讲，未来的人会应付气候问题的。不管是浪漫主义者，还是不顾现实者，都有一半是对的。

浪漫主义者认为，我们在自然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错误，我们的实践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不顾现实者认为，现在关于大自然的说法，很多都虔诚得可笑，把富裕国家看作是恶棍无赖，把世界上其他人看作是受害者。不顾现实者在这方面的观点也是正确的。这种自我责罚是毫无道理的，也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只会影响社会参与救助、帮助弱势人群的积极性。

但是，浪漫主义者和不顾现实者的观点还有一半是错的，尽管他们的路数大相径庭，但都会把我们带向毁灭。如果由浪漫主义者来管理，这个世界将会饿死；如果由不顾现实者来管理，这个世界将被热死。浪漫主义者对全球农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摧残，而不顾现实者则是合谋对自然资产进行掠夺。我们的决策必须适当考虑对全球贫困人口以及未来人口的责任，不能仅考虑狭隘的自我利益。简而言之，《被掠夺的星球》(*The Plundered Planet*)是给这样的读者写的：他们既不像圣人那般憎恶现代化，也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没有一点伦理道德情怀。当下的世界，大自然被过度开发利用，社会上充斥着关于

保持和保护自然界的义务的说教。对此说教，人们也许变得有点不耐烦，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认识到，对大自然盲目的漠视，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壮壮胆子而已，是很危险的。

大自然至关重要，而我们却将它弄得一团糟。对于生活在世界上最穷困国家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大自然既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同样程度的威胁。我这本书的主题不是为了保护自然界而保护自然界，把保护自然界作为终极目的，而是如何开发利用自然界，改变那些贫困的国家，同时又不给我们这些人增加不合情理的要求。我们该怎样做？从理性的角度，我的原则是将道德情怀和自我利益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是我们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对于最底层的十亿人来说，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机遇就是其自然资产的巨大价值。在 2005 年到 2008 年商品繁荣和财富暴增期间，仅石油开采一项，就给这些贫困国家带来了大约一万亿美国的收入。这些新增加的财富本来是可以推动那些国家的经济转型的。这次财富暴增就像是 20 世纪 70 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经济繁荣的重演。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痛苦地反思，那次发展机遇错失了，当时自然资产开采利用所带来的收入都被掠夺一空，有些是被外国公司掠夺走了，有些是被腐败的政客掠夺走了，有些则是因为常见的短视行为而被掠夺走了。有些时候，资产掠夺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将发展机遇变成一场灾难。正如我在本书中将要展示的，即便是 2005 年到 2008 年期间的财富狂欢，也只不过是给潜在的收入投下了一片阴影。关键的问题是能否作出足够的改变，从而避免和防止将这些财富挥霍殆尽。

2005 年到 2008 年期间的商品繁荣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主要粮食价格暴涨，给世界上一些最弱势的人以沉重的打击。在沿海大城市，贫民窟的居民按照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购买食物。即便是在粮食价格暴涨以前，他们收入的一半已经用于购买食物，这样的家庭在粮价飞涨以后简直就难以生存。数百年来，饥饿的贫民窟居民一直都是政治抗议的主要力量。随着粮价的飞涨，这些国

家的都市就会发生暴乱，有时政府还会被推翻，比如海地。全球农业的发展满足不了世界对粮食的需求。

使得粮食短缺雪上加霜的是气候变化。对于最底层的十亿人来说，气候不是一点一点地变热，因为他们处在气候变暖的最前沿。他们国家的气候已经很热了，多数气候分析模型都预测，他们国家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的气候恶化的速度更快，恶化的幅度更大。拥有最底层十亿人口的国家大多是在非洲，那里的气候已经恶化了。非洲的国家处于双重的考验之中，不仅要面临最严重的气候恶化，而且它们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要比富裕发达国家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

不过，这也给拥有最底层十亿人口的国家带来了潜在的机遇。气候变化是由不断累积的二氧化碳所推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难以控制，二氧化碳的减排更是一种自然责任。由于贫困，拥有最底层十亿人口的国家几乎没有碳排放。作为全球碳交易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富裕发达国家一样，有着同等的碳排放权利。碳排放权的出售将成为一个新的自然资产。

从潜在的发展趋势看，自然资产带来的机遇远大于带来的威胁。大自然的威胁并不是内生的，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很多自然资产面临着被掠夺的严峻局面。掠夺是一种经济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措施失衡或不当，自然资产就会被开发殆尽，而自然债务会不断累积，同时一点也没考虑未来人口的利益。但是，如果能够了解经济行为，这一切都可以改变。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研究拥有最底层十亿人口国家问题的主要科研中心应该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在理想的世界里是没有最底层的十亿人的。在那些拥有最底层十亿人口的国家中，贫困使得当地的大学一直在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边缘挣扎，其最优秀的学者都被其他国家更有钱的科研机构挖走了。因此，关于最贫困国家问题的重大研究以及如何最有利地利用自然的研究，都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的几所研究型大学里。

牛津大学就是这些研究中心之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我自己的研究团队就是这样，有着年轻的科研人员，本书的写作主要得力于他（她）们的支持。他（她）们是斯特凡·德康（Stefan Dercon），比利时人；贝内迪克特·戈德里斯（Benedikt Goderis），荷兰人；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德国人；维克多·戴维斯（Victor Davies），塞拉利昂人；丽萨·乔万特（Lisa Chauvet）和玛格丽特·迪蓬谢尔（Marguerite Duponchel），法国人；克里斯·亚当（Chris Adam）和我一样，英国人。但是，很多深入的学术思考和提升工作都是我的同事托尼·维纳布尔斯（Tony Venables）做的，本书的观点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参与提出或我们共同讨论得出的。毫无疑问，托尼在理论思考和提升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那完全是我自己的。托尼的理论来自现代经济学研究，其表达方式虽然简明，但理论很深奥，我努力将它们变成学术圈以外的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

撰写一部著作需要一段安宁的时间。但是，阿莱克斯（Alex）和斯蒂芬妮（Stephanie）的意外到来，在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就是在这样凌乱的家中，我的妻子宝琳娜（Pauline）给我构筑了一个安宁的小堡垒，从而使《被掠夺的星球》这本书得以完成。她是环境历史学家，所以我也一直“掠夺”她的思想。的确，我们俩的婚姻可能是本书更大主题的比喻，那就是：环境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如何从联盟与合作中受益。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部分 自然的伦理学 001

第 1 章 贫困和掠夺 003

第 2 章 自然是无价的吗? 012

第二部分 自然是一种资产 031

第 3 章 自然的诅咒? 自然资源中的政治 033

第 4 章 发现自然资源 054

第 5 章 获取自然资源 066

第 6 章 出售传家宝 079

第 7 章 投资中的投资 102

第三部分 自然是个工厂 121

第 8 章 鱼是自然资源吗? 123

第 9 章 自然责任 138

第四部分 被误解的自然 163

第 10 章 自然和饥饿 165

第五部分 自然的秩序 183

第 11 章 恢复自然的秩序 185

关于参考资料的说明 198

译后记 201

第一部分 自然的伦理学